

美国 孙碧华



冷 / 雾 / 情 / 丝

玲雾情丝

二国 孙碧华

铃雾情丝

孙碧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13 $\frac{1}{2}$ 316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141-X / I · 85 定价: 5.60元

第一章

这是在马尼拉市的一所华人住宅。在这个家庭里只有三口人。主人李韦是个有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年外科医生，女儿美台在菲律宾大学学习。另一个人是在台湾的一个李家当仆人的阿水。

下午，家里是宁静的，宁静得令人感到孤寂。

李韦正在埋头绘画。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油画布，就象正在小心翼翼地进行一次重要的外科手术。他左手托着调色板，右手拿着彩笔，又给那在月光下涌起的海浪，添上了几朵海花。画面上有两个身影站在水边，一个人两脚浸入海浪中，伸展着双臂；另一个人靠近海岸，手中抱着一个用毯子裹着的婴儿。被海风吹散的头发遮住了他们的面孔。在他们背后，一个人正要把一条小船划入无边的大海。整个画面给人一种紧急、仓促之感。

砰、砰的敲门声并没有打断李韦的思路，他后退了两步，继续欣赏着他的杰作。

砰！砰！砰！敲门声大了起来。

“什么事呀，阿水？”问声中带出了几分不快，“难道我们星期日也必须看急诊？”

“是的，先生。现在有这么多的车祸简直是糟透了！非常

对不起，打搅了您。患者已经住进了医院，他的家属执意要请您去。”

“那好吧！不过阿水你来看一下，这个人象你吗？”李医生指着那张画问。

阿水扫了一眼，马上又走近了几步，“啊！太象了！十七年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夜晚。真是太可怕了！要不是那个打鱼的菲律宾人，恐怕我们早就见上帝了。我还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我哪能有今天？穿这么讲究的衣服和鞋子。”

“啊！不，不，应该感谢的是你。阿水，那天要不是你划船，我们也定死无疑了。”

“好了，不提往事了。只是我一直在怀念我们在台湾的家乡、父母、兄弟……，我想您也一样，先生。”

“他们都死了！”李韦的声音有些沉重。

“是的，都结束了。真是不堪回首啊！噢，先生，快一点，别忘了还有一个病人在等我们。”阿水把一个夹克衫递给李韦，然后紧随着他走出了前门。

看着李韦急匆匆的身影，阿水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位可怜的老人，头发全都变白了，还没日没夜地干，而他所有的就是一个美台。

这天晚上，李韦做完手术从医院回到了他座落在市区的住宅。当他正在他楼上的卧室里读书时，门被推开了。他放下了那本厚厚的书，吃惊地看着一反常态连门都没敲就闯进来的女儿。

“爸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您收养的我吗？我是您的亲女儿吗？您说过妈妈已经死了，那是真的吗？爸爸我不能再蒙在鼓里了。请您告诉我，谁是我的母亲？”美台

眼泪汪汪地恳求着。“爸爸，人家都说我是混血儿，私生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美台显得有些激动。

李韦一动不动地坐在靠垫椅上，以自己多年的修养抑制住了这突如其来的冲击。慢慢地他以一个外科医生职业性镇定的口吻回答道：“美台，我一直在等待。我知道终会有一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说着，李韦离开椅子站了起来，拉着美台的手说：“来，跟我到书房去，我讲给你听。”

第二章

“看这幅画，”李医生指着画对美台说，“这个两脚在水中的人就是我，那个一脚踏在水里一脚踏在沙滩的人是我的哥哥，也就是你的爷爷。这个毯子里裹着的婴儿，就是你。那个划桨的人是阿水。”

姑娘盯着那幅画，有点迷惑不解。半天，她才小声地说道：“爸爸，我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说这幅画描述的是一件真事吗？”

李韦木然地对着那张油画，而他的思绪却飞到了十七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那是十七年前的三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两年。一天晚上，哥哥李平突然闯进家中，风风火火地催促道：“韦，快！快走！马上就走，没有时间了。”

“到哪去？”

“在咱们的码头上有一条渔船，阿水带你穿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去。”哥哥还告诉李韦，到了菲律宾再想办法去马尼拉。

“你怎么办，哥哥？你在这里也很危险啊！再说还有全家人怎么办？”李韦急不可耐。

“我带着妈妈和哈娜逃到山上去，不要担心我们。快！我跟你一起去码头。”哥哥李平，这个台南市的市长，历来办事

果断，不喜欢别人拖泥带水。

“我怎么能一个人走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快！快走！”

已经没时间换衣服了，李韦想穿上鞋，但鞋带打上了死结。他踢开了鞋，赤着脚随哥哥消失在夜幕中。经过了他们家背后的果园，又警觉地穿过了一条沟，然后踏上一条狭窄的小路。

这时李平突然停下脚步用命令的口吻说：“韦，我不得不让你办一件事，请相信我，什么也别问，你在这里等一下。”说着他朝附近的一所房子跑去。

李平钻进了那所房子，很快地跑了出来，双手抱着一个毯子包着的婴儿。在他背后一个妇女站在屋门口望着他们。

“韦，托付给你了，这是一个熟睡的孩子和一袋金子，快走！”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房门口传来了那个女人的抽泣声。

“平，这是怎么回事？”慌乱中带着几分麻木，李韦好似在做一场恶梦。

“现在不要问，我没有时间向你解释，趁着没有被人看见赶紧走，快！”

他们到了岸边。几英尺远，一条小船正在海面上悠荡。李平把孩子递给了弟弟，李韦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爬上了那条小船。

“什么时候？”李韦急忙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我上哪去找你们？咱们什么事情都没定好啊！”

“走吧！兄弟，千万要保重身体，天知道将来是个什么样。在这里你已经没有什么牵挂了。往前走，不要回头！”这时阿水划起了双桨。很快，小船驶入了无边的大海。

三月的夜晚，海风象是带着无数冰冷的小针，穿透了李韦单薄的衣衫。除了起伏的波涛声，只有天上那闪烁的寒星，它们好似用怜悯的目光，静静地在陪伴着这孤独的小舟。

在李韦的心里，这一切就仿佛象昨天一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一支由他和哥哥组织并参加的农民军队起来抵抗由蒋介石政府从大陆派来的官员。这一事件，就是载入中国史册上的台湾“二·二八”事件。这次自发的起义，遭到了失败，导致了数年的追查、迫害和清洗。许多家庭被拆散，数百人象李家兄弟一样各奔东西，不明下落。

小船上的李韦用身体护住毯子中的婴儿，唯恐有半点不慎，辜负哥哥在危急中给予的重托。

这个女婴是谁？虽然一无所知，但他还是把她紧紧地贴在胸前，她的小脚蹬在他的怀里。李韦意识到，也许她感到冷了，于是他重新包紧了毯子。当婴儿睁开双眼，李韦第一次看到她面孔时，象触电一样呆住了。借着月光，他清楚地看出这不是一个纯正的中国孩子。深棕色的细发，柔软如丝，粉红的小脸，嘟嘟的小嘴象一只鲜红的樱桃。……李韦看着美台，思绪万千。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李韦继续对美台说，“我从东南亚回到台湾。一天，我与哥哥一同去乡下看我们在农村的家。我的侄女哈娜，在战争期间，为躲避轰炸，从城里疏散到乡下。我们准备把她带回城里来。到了乡下，我们发现哈娜和一个美国战俘发生关系，怀孕了。她当时没有结婚，比你现在还小。哥哥气得怒火冲天，他决心等孩子一出生就要把她溺死。后来他告诉我，孩子一出生就死了。但，他说的是真的吗？”这时李医生把话停了下来，他呆呆地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美台。“不管哥哥当年托付给我的婴儿是谁，现在我已经把她抚养大了。

她就是你，我的女儿。”

李家住在台湾南部，台南城的近郊，是个有钱的家族。李家的族长李龙，由于他的博学，人们给他一个绰号“秀才”。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叫李秀才。

他的华丽的住宅是典型的中国式四合院。红瓦铺盖的房顶上整齐地排列着手工制做的各种颜色的龙和兽。尽管院子周围环绕着许多树木，但那富丽堂皇的屋顶和围墙仍能引起过路人们的注目。

高高的围墙是青砖砌成的，穿过大门进入正院，马上会闻到一股馨香。院内百花争艳。菊花，洁白、轻柔而纤弱，象裹着淡装的少女。那茶花象消融中的冰雪，点点簇簇，又象半空中的浮云飘飘荡荡。而那绿叶青枝间羞羞涩涩地探出的一朵朵兰花，宛如仙女纤纤的玉指。花丛中扇动着金翅的蜜蜂来来往往，给这芳香、静美的院子带来了几分繁忙。院子中心有一眼小泉，泉水清澈见底。每到春天，嫣红的桃花象一片片烟霞，洁白的李子花璀璨晶莹。快乐的小鸟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尽情地舞蹈和歌唱。

院中所有的花都是李秀才亲手栽培的。每当他和朋友们在这院中谈古论今的时候，他总会听到几句对他的花的赞美，每当这时他就如同喝了杯清醇的美酒，嘴角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有时他穿着他那蓝丝绸大褂，拿着一只长长的、铜管擦得锃亮的水烟袋，独自漫步在院中，细细地咀嚼着这美的滋味。

通向正房的两扇门是红色的，门上有两个铁拉环，圆形的大理石门柱上刻着两行金字。左联是“创业成功忠是本”，右联是“人心安乐获千祥”。

跨过高高的门坎，来到客厅，客厅的左边是李龙的卧室，

再往里是他妻子和孙女儿的卧室。卧室内有一个门连接着通向左偏房另一端的一个大屋子。李龙的小儿子李韦住在这里，但在他去日本留学的时候，李龙就把这间房子当成了自己的书房。

客厅的右边是李龙的长子李平和他妻子的卧室。然后是他们的书房，书房的内门连着右偏房最后一间房子，右耳房里住着李平的儿子玛掌。

从一八九五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宝岛台湾以来，台湾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作为二等公民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象李家那样过着富裕生活的，只有少数人家。

李平的女儿哈娜，虽然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美女，但是早在她的少女时代，她的容貌就带上了李家的特征。她看上去优雅且孤傲，加上她细高的身材就象是一只仰天长鸣的仙鹤。一些淘气的男孩经常嬉戏和挑逗她说：“你别再长了，长得太高了，可就嫁不出去了。”

她那双深棕色的含情脉脉的眼睛，丝一般松软、羽毛般光滑的黑发和她那俊美娇艳的脸蛋儿，形成了一种高尚的少女美。她的许多朋友都用羡慕的眼光看待她。而她的爸爸李平最喜欢让女儿跟他一起坐在藤椅上，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细软的头发，一边静静地看着自己美丽的女儿。

“哈娜！别总坐在你父亲的腿上。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爸爸心疼你，你就撒娇。快下来！”哈娜的母亲和子温和地责备着。

哈娜从爸爸腿上下来，拉着爸爸的手问道：“爸爸，告诉我，中国人和日本人有什么不同？我的日本同学说中国人是中国佬。我和哥哥都是中国名字，所以他们才瞧不起我的。可老师说日本、台湾和朝鲜都是日本的。你说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

本人呢？”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了，因为你的爷爷是从中国福建来的，你的叔叔和我都生在台湾，咱们家只有你的妈妈是我在日本学医学时认识的。我们结婚后我把她带回台湾。你爸爸是中国人，你妈妈是日本人，如果你愿意说自己是日本人那你就是日本人，你愿意说是中国人也可以。现在，我们说的是日语，打的是日本国旗，唱的是日本国歌，所以我们算是日本人。你跟你哥哥，同其他的台湾孩子也不一样。你们俩上的学校只有日本的孩子才能上，台湾孩子是不行的。所以你可以说你是日本人。”

“还有，爸爸，我们同学说奶奶裹小脚是个‘狐狸精’，还说了许多坏话。他们笑奶奶。”

“哈娜，别再问什么中国啦日本啦，”妈妈插嘴说：“对我们来说中国日本都一样。当然，妈妈更喜欢中国。你看，象你爸爸，你爷爷，他们都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在李家后院池塘的柳树下，仓田州长和李龙坐在一起钓鱼，州长瞥了一眼身边的好友略有所思的开了口，“秀才啊，你真是太幸运了，每天无忧无虑。又富有，又幸福。你看我，虽然是州长，可是整天不得安宁，压力太大了。自从我上任以来，人们要我解决所有的问题，许多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他叹了一口气，“就说盗窃吧，如果不严厉的处罚，社会治安就会更糟。没有人再遵守法律和秩序。但如果都把他们处决，我们又于心不忍。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狠心的人，我也有同情感。当个州长真难啊！我要是能象你这样，悠闲自得，什么时候想钓鱼就钓钓鱼，什么时候闷了就赏赏花、散散步，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李龙似乎听出了些什么：“不，州长，你知道台湾人同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台湾人不善从政，更不能当州长，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

“是的，我知道。不过秀才你能告诉我你是怎样变富的吗？你看，你现在有这么多的财产。”

“既然你想知道，我就大概的说一说，我的父亲原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做买卖，我在中国上学，我的秀才的称号就是从那里来的。后来父亲带着我们定居在台湾。日本占领台湾后，日本政府没收那些台湾抵抗者的财产。战争平息后政府想找到新的、能够按时赋税并能经营的土地占有人。

“你一定知道那个时候，日本的士兵和警察滥杀了成千上万的台湾人，他们并不象你一样，他们没有同情心。我的父亲比别的人聪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怕同日本政府有任何牵连，但是我的父亲，冒险申请接管许多没收的财产。由于许多的上层人物不是被杀，就是逃走了，而一般农民为了躲避日本人只是集中力量保护好自家的财产，他们不愿冒任何风险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我的父亲就大胆地去做那些台湾人不敢干的事情了。他得到了大批财产并赋了税。

“后来，家父把这笔财产遗交给我。他让我受了高等教育，当然他的炼糖厂和生意也都归我了。”

“太伟大了，有远见。”州长感叹着。

“嗯，谢谢阁下。”李龙说，“现在我有许多财产，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愿让给您一部分。

州长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李秀才点了点头来继续说：“在这小池塘里钓鱼太乏味了，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下午我陪您去我的码头上钓鱼。”

第三章

“玛肇，告诉奶奶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呀？你想研究学问呢？还是想做买卖呢？奶奶没有别的挂念，就是想看着你赶快长大，奶奶好给你娶一个漂亮媳妇。”

“唉，奶奶，您老瞎叨叨什么媳妇媳妇的，我才十三岁！我的朋友要是听见了，非笑话我不行。您别再提这些了，我一点也不喜欢女孩子。等我长大了，我要做大事，上月亮上去，要不就去打仗。”

“这孩子，竟瞎说。你是咱们李家唯一的孩子。李家还要靠你传宗接代，你懂吗？打仗，奶奶是从战乱中过来的人，战争是最残忍的，最可怕的。当年奶奶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亲眼看见过日本兵杀死成千上万的台湾人。一次奶奶在路边看见一群日本兵围住一个中国人，那寒光闪闪的刀，砍在他的脖子上，人头一下就滚到了地上，血喷得很远。奶奶当时吓得走不动路，想哭又哭不出来，那时幸亏奶奶藏在竹林里，才没有被他们发现，直到现在一想起那时的情景我浑身还发抖，直太可怕了。”

“奶奶你走不了路是因为你的脚太小，腿太短。”
同情地看着奶奶说。

老太太忧郁地点点头，“奶奶生不逢时，那时候的女人看

象瘸子。有的人为了要小脚还把脚骨弯断了。那真是罪过啊！你们现在好了，不用象我们那样再受那个罪了。”

“女人为什么要缠小脚呀，奶奶？”

“说来话长了，过去人们都相信狐狸能变成特别漂亮的女人。”

“真的？”哈娜吃惊地盯着奶奶。

“迷信。”小玛掌撇了一下嘴。

奶奶继续讲道：“很多年以前，一个狐仙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因为她长得特别好看，所以被选为皇帝的妃子。这个狐仙虽然哪都变得同人一样，但她不能把她那双又难看，又小的狐狸脚变成人脚。她怕人们认出她来，就用了一根很长很长的布带把那毛茸茸的双脚缠起来。因为她特别矮，她又用木头做了一双高跟的绣花鞋。因为她脚小身子大，所以走起路来就一摇一摆。但在皇宫里她是最美丽和最狡猾的，所以很快她就成了最受宠的皇妃。

“皇宫里其他的妃子和公主都被她所诱惑了。她们认为她是最美、最有魅力的女人。所以大家就都开始模仿她。模仿她走路的姿态，她的习惯，以及她的一切。不仅宫里的女人模仿，社会上也开始模仿。很快用布缠脚就在全中国流行起来。女人从三岁就开始缠脚，玛掌，还有哈娜，你们不能想象那有多疼。三岁的孩子，就把脚裹得紧紧的，一点也不让它长。”

“太受罪了，太受罪了！”他们皱起眉头，痛苦地看着老太太的小脚。

“奶奶这一代所有的女人都吃过这个苦头。那时候女孩子根本不能违抗父母之命。有的孩子连哭都不敢，太可怜了。在社会上谁脚最小，人们就认为谁最美丽。男人们娶妻，不仅要看女人的面孔是否漂亮，而且还要看她们的脚小不小。”

听到这里，玛挲哼了一声。他琢磨奶奶是不是又要拐弯抹角地把话题扯到结婚上去了。

奶奶没有睬他继续说：“你爷爷说，在中国的山西省，女孩子现在还裹脚呢。她们坐在山上，让小伙子们挑选，看谁脚漂亮。如果谁家的女孩子长了一双大脚，她的妈妈就会非常担心，因为她的女儿就会因脚大而嫁不出去。有时女孩子会因脚大而受到家长的毒打。”

“那时的人真傻。嘿，哈娜，看你的脚多大呀。你要是生在那个时代，就没人娶你了。”玛挲说得大伙都笑了，只有哈娜没笑。她是个多情的女孩子，眼泪特别多。

“没人娶就没人娶，那我也不裹小脚。”哈娜反驳说。

“奶奶恨日本人，但他们进到台湾后就不让裹小脚了，这一点奶奶是赞同的。”老太太总结着。哈娜得到了奶奶的安慰，同情的去摸了摸奶奶的小脚。

“李秀才，我遇到了一个问题，真使我头痛。”来访的仓田州长面带难色。

“什么问题？我的州长大人。”

“下个月长峰总督阁下要来咱们州视察。我的心里非常不安，他准备视察铁路、机场、码头，还有炼糖厂。”

“那怎么样？”

“视察后，我不得不款待他，可我心里没有谱。你知道前任州长是怎样接待总督的吗？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

“据我所知前任的总督喜欢讲演。他也喜欢书法和绘画，但他特别爱下棋。有一次我们一块下棋，玩得真痛快。但是长峰总督则很有点军人的气质。他喜欢打猎。我们请他到我的牧场来打猎，怎么样？然后再到我的鱼塘捞鱼。我想他一定会感

兴趣的。”

“嗯，好主意，秀才。你这一肚子妙计不愧是一个学者。我看你不仅是秀才，真堪当个战略家喽。”仓田高兴地拍了一下秀才的大腿。

“你去过那个最大的炼糖厂吗？”李秀才问，“在你到达之前将路过一个小市，叫斗六市。在市政府的附近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有三层楼高的建筑，看上去就象欧洲的城堡。”

“噢，我去过那个城堡。它是灰绿色的，看上去特别象台北的迎宾大厦。那次是城堡的女主人陪我们一块参观的。”

“她现在老了，她是前总督的情妇。”

“是吗？”

“当然了，阿宝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她也很富有，但她致富的经历有点象我父亲。她的年龄与我相似，十七岁就出嫁了，但两年后就成了寡妇。靠着她的美貌和风流很快就同地方的官员们打得火热。许多人都想把她搞到手。这样她很快又成为一些人嫉妒和嫉恨的对象。日本人进入台湾时，传说财产多的人都要杀头，这样许多人为了报复阿宝就把自己的财产说成是阿宝的，想借日本人的手除掉她。但出乎人们的预料，日本人不但没有杀她，而且承认了这批财产，这样她就变成了富翁。由于她又富又美丽，当时的州长很快就落入了她的情网。后来为了讨好他的上司，又把阿宝介绍给了总督桦山。

“这个阿宝从来没上过学，也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她怎么能设计出来这种欧洲式的城堡呢？我想那一定是总督从德国雇的建筑师设计的。”

“嗯，那台北的迎宾大厦也一定是这个建筑师设计的。”

“她的城堡简直妙极了。里面有六十个房间和一个地下室。城堡顶上高高的避雷针成了整个斗六市的标志。我进到城